

美学的

传承与鼎新

纪念蔡仪诞辰百年

王善忠 张冰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学的 传承与鼎新

纪念蔡仪诞辰百年

王善忠 张冰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学的传承与鼎新:纪念蔡仪诞辰百年 / 王善忠, 张冰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04-7340-4

I. 美… II. ①王…②张… III. 蔡仪 (1906 ~ 1992) —美学思想—研究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1250 号

策划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张永攀
责任校对 易凡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彩印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慧修學兄大鑒來函敬悉。沈鍾果
爾復刊了，殊堪欣慶；又蒙按期惠
贈，不勝感激。本來在這種情況之下
——接受了如此的友誼之鼓勵，應
當能夠興奮一下，可是慚愧之至，現
在祇有這樣兩篇短小的詩，附上給你看
看。石君暑期函來此，現猶在明大肄
業，來信早已給他看了，諒有信

慧修，即杨晦（1899—1983），号慧修，辽宁辽阳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沉钟社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长期担任中文系主任和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等职务。

石君大概指罗石君，现代诗人，曾多次在《沉钟》、《浅草》上发表诗作，善写格言诗，富有哲趣。

奉上·讀林先生的歸來襟感，想到
我們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作去
不禁也感到了一種苦悶·序屏寒冬
深望珍重！即此謹賀
新禧

弟南冠
十二月廿九日

林先生应指林如稷（1902 - 1976），四川资中人，现代作家。《浅草》季刊的发起人之一，1932年他与杨晦一起将《沉钟》复刊。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还曾兼任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等行政职务。

慧修兄：

接信來信，正是試驗要開始的時候，直到現在，才有些舒適的時間。

“混合的學生”，不能如你說的一樣，寫得不生動。本來在軍的時候，我便覺得不舒適，至於付上給你時也躊躇了一日。現在雖統草了一篇，但是我想過兩天再看一遍，說不定會更鼓着付上。

石君約於本月中旬歸國，先列南京，北上期未定。今天還在這裏談了半天，來信早已給他看了，大概他沒有心境來答吧？

我的生活，照理說該舒適，可是也老是無益的忙亂，無益的煩惱，身體似乎是寒暑表似的。

你也想來日本嗎？這裏真是值得一遊的地方，我很希望你來，可是住久了也許不免厭倦。即此謹頌

春祺

弟南冠 四月廿日

目 录

百年遗产后世珍——纪念蔡仪百年诞辰	杨汉池(1)
蔡仪的精神遗产	许 明(10)
蔡仪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曾繁仁(24)
蔡仪美学的当代意义	彭修银 左剑锋(27)
传承和弘扬文学的尚真精神——蔡仪先生	
学术思想感言	陆贵山(39)
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	
——蔡仪美学思想的坚实基础	毛崇杰(45)
浅谈蔡仪先生论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至三探)	陈 桑(61)
论蔡仪美学的性质	张国民(83)
蔡仪美学的主要特色	李心峰(107)
论典型的规律与美的规律	
——纪念蔡仪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李衍柱(112)
试析蔡仪美感论的特色及其创新性	彭立勋(129)
蔡仪——一位在左翼营垒中具有独立个性的	
美学家	钱 竞(141)
评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场美学之争	
——兼论蔡仪对“新美学”理论的贡献	马 驰(150)

美学家蔡仪在重庆	涂 途(169)
蔡仪《新艺术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贡献	张清民(180)
蔡仪先生主编《文学概论》的经过和学术意义 ——为纪念蔡仪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张 炯(191)
历史地看待蔡仪编写的文艺学教材 ——为蔡仪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程正民(196)
论蔡仪的社会主义文艺意识形态观	苏志宏(205)
说“仪”——周人的美的观念	吴予敏(213)
蔡仪先生——纪念蔡仪先生百年诞辰	杜书瀛(223)
关于蔡仪先生在美学史上的历史地位问题的一点补充 ——兼评一些论者的有关评价	陈 燊(251)
编后记	(261)
(9E)山贵胡	
(7A)杰蔡手	
(18)蔡 利	(蔡三至一)《蔡手学讲学将列手 4421》
(E8)史国崇	页封的学美对蔡尔
(701)和心平	色神要主的学美对蔡
(511)妹诗李	新赋的美已新赋的赋典尔
(9E)植立德	平国 001 列新主成对蔡念尔
(141)度 野	封博的其从色神由尔赋头 外登附尔
(021)蝶 点	的封个立超育具中学背质式否尔 一一 外蔡
	母之学美派一函升平 0E 511 0E 尔
	期页的尔赋”学美派“核义蔡尔非一一

百年遗产后世珍

百年遗产后世珍

——纪念蔡仪百年诞辰

杨汉池*

蔡仪出生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逝世于最后一个十年。如果把20世纪比作一幅长卷，他生活和工作的岁月大致处于中段。他幼年发蒙时听闻了覆灭大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在充满新鲜感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又逢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满怀激情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精力饱满的壮年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和解放斗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迎接建国和参加解放后的各次运动，而在国力飙升的“新时期”中度过老骥伏枥的晚年。个人经历与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吻合，大体能标示蔡仪的学术生涯的特色。

20世纪的中国不同寻常。一个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长期饱经内忧外患，力争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同时也渴求在文化上找到足以鼓劲腾飞的翅膀。文化精英们致力于启迪民族的觉醒、“国民性的改良”，从西方大量引入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以政治为导火线的“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取得的效果更大，“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深入人心，堪称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旋律”。以口语“白话”为表述手段的新

*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式文学创作蓬勃发展。与此相应地，在美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理论方面也有所表现。学者们从外国文化得到多种资料以及观点和方法上的启发，加以介绍，并且往往把自己融会贯通的想法写成论著。例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王国维，以及后来的朱光潜、宗白华、钱锺书等人，他们在文化思想资料的积累和深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对于整个文化事业都是有益的。

此前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可说是主旋律中之主旋律，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响亮，响彻20世纪。它给“民主与科学”的习惯口号灌注崭新的具体内容：“民主”在中国当时意味着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现在已经不仅是指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对社会历史作真正科学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就整个思想领域来说，还包括体现普遍真理的、哲学概括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崭新的世界观指导下，形成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这新的文化也需要在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有所表现，以便同政治经济方面的崭新事业相适应。鲁迅和瞿秋白等发表有关的译作（主要是从苏联和日本进步书籍选取的）和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方面的一个里程碑。以上这些构成了蔡仪的学术活动的更为直接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动力。适应这一历史条件的需要，蔡仪作为“新文化生力军”（毛泽东语）中的一位杰出的美学家而涌现。

20世纪20年代时作为北京大学青年学生的蔡仪从开始便积极主动地参加新文化运动，那种新鲜激动情绪鼓舞了他一辈子，至老不衰。他在八十感怀诗中写道：“六十年前旧红楼，授我新知慰我愁，指我人生新道路，终身努力苦追求。”（《丙寅杂诗》）他果然终身努力地追求着体现中国20世纪的高昂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文化生力军”的主旋律及主旋律之主旋律（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具体如何体现呢？我觉得可以从他的思想品德和学术理论的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思想品德方面。

我国有个好传统：对于人的要求和品评，把道德品质（“敦品”、“德”）摆在首位，然后才是学术文章的事业（“立学”、“文”）。这个传统

的合理性具有世界普遍意义，也适用于中国 20 世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文化人，例如，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进行文艺创作的内心动力就在于他们的忧国忧民的良心和决心为之献身的坚贞品质，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关于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立志“改造国民性”的心愿代表了许多先进文化人士的心愿。蔡仪属于这类钦慕鲁迅（他曾向鲁迅写信）的进步文化青年，也具有忧国忧民的良心和决心为之献身的坚贞品质，并且也把自己的心愿铸成新文学作品。他早期发表的几篇小说在艺术上显示了形象思维能力和景物描述能力，显示了诗情画意的表现力、深层心理的刻画力和力透纸背的形象开掘力^①，可贵的是，这些艺术品还闪烁着深刻思想和坚贞品性的晶莹光芒。在诗情画意的《旅人芭蕉》里透露着对自由婚恋的追求和惋惜。“五四运动”以后自由婚恋已成为新思潮的重要内容，在《旅人芭蕉》里难得地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哀而不伤的委婉表达。锋利的笔触对准着竟然不识玉石的昏庸君臣（《先知》），对准着残忍的旧军人和可哀可怒的人群（《可怜的哥哥》、《混合物的写生》、《重阳节》）。在《绿翘之死》中，作者的最大的同情当然是给予着墨不多的侍女绿翘，但是对于直接凶手女主人鱼玄机却并没有残忍形象的正面描写，反倒称之为“我们这位可怜的女人”，对她作了曲尽其妙的心理上的追寻体贴的描述，原来是为了告诉读者，这类复杂心理的制造者，乃是一些玩弄女性的喜新厌旧的男人（官僚、员外、公子之类）。他们才是真正的狠毒的凶手，不仅绿翘，连鱼玄机也是可怜的受害者。这类凶手在旧中国社会不是随处可见吗！？最强烈的同情倾注于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献玉者卞和（《先知》），我们完全有理由视之为蔡仪终身追求的理想形象。

他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高涨和后来的白色恐怖时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乃至在日本左派力量也遭受压制的条件下，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做钻研对象，就是一种严峻的考验。30 年代大部分时间他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也是一种考验。40 年代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重庆忍受着政治压力，在 1941 年年初及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以后，他受

^① 参阅杨义《他在东瀛啄玉——漫谈蔡仪早年小说》，《蔡仪纪念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到激励，不畏白色恐怖，迎风而上，首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入党。同时他还毅然集中精力，继续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则是一种双重的考验。《新艺术论》和《新美学》里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为了避免当局的审查，用“前人说”的字样加以回避，就是一种斗争方式。1942年秘密获阅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写了《论人民艺术》，这种理论活动简直就是一种在白区里进行的地下斗争活动。在这种社会政治压力和日寇飞机轰炸下，在资料被战乱毁失的条件下，从事艰深的理论活动，这种时代烈火锤炼了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党性，激发了他对人民和人民事业的热爱。这些在后来大大小小的表现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们的印象里，他的平易近人、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等表现，早就为大家所习见，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举出我所知道的小例子也可见一斑：他嘱咐家人，在向摊贩买蔬菜时不要过分还价。我觉得，这个事情固然很微小，似乎不经意，而且问题也不在于向摊贩买蔬菜的多种具体情况下是否完全不该讲价，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微小而不经意的表现，流露出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热爱和对普通劳动的尊重。另一个小例子：1976年4月清明节时，人民群众为了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哀思同时趁机表示对“四人帮”的激愤情绪，在天安门广场摆放了许多附诗的花圈；这在当时是显然有危险性的政治行动，几天以后遭到“四人帮”的疯狂镇压。这些群众并不只是精力饱满、情急气盛的中青年人。至少有两个人是例外，那就是蔡仪和他夫人乔象钟。他们写了几首七言律诗（其中大部分是蔡仪所作），诗里悲愤地浩叹着：“寒风萧萧添哀思，落日曛曛总断魂。抢天呼地无答应，更谁重振此乾坤！”还伴同家人亲自送去天安门广场。这几首诗后来被人们收入《天安门诗抄》；最后还被收入《蔡仪文集》（十卷本），永远留存。可惜，蔡仪对此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第二，学术理论方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以后，我国体现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旋律的要求的进步文化人士很多，蔡仪应是其中最为积极自觉的人士之一。他从年轻时在日本专攻马克思主义到后来在学术理论里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直到晚年，还在80岁的感怀的诗作中自励：“拓落京华四十年，权门过眼如云烟，不

谋粱肉不求宅，唯愿精研马列篇。”（《丙寅杂诗》）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上，使我深感教益的是，他一方面着重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发现自己的美学观点的源泉，例如：关于美和文艺现实主义的典型论的言论根据；关于“美的规律”的言论根据，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把视野局限于美学现象、文艺现象的狭隘领域单纯寻找“内部规律”，而是全面地结合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系统理论。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理论。他在高龄时还就文艺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问题写长篇文章参加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则是他特别重视的。在几本专著中都列专门章节开宗明义就加以强调，还在一系列文章、讲演里加以强调。在美学的研究中重视唯物主义哲学的目的何在？就是为了奠定一门“科学的美学”（《自叙》）。

这可并不是现在流行的关于科技的对象审美的探讨“科学美学”或“科技美学”，更不是宣称主张“自下而上”的“反对形而上学”的所谓“科学主义美学”。那种“科学主义”实际上根植于实证主义哲学，所谓“反对形而上学”实际上是反对严格区分客观物质和主观意识，主张只是在主观“经验”范围内乃至词语、“逻辑”、情感、直觉等“具体现象”范围内来谈论。至于蔡仪主张的“科学的美学”则正好相反。他坚持客观物质决定主观意识、主观意识反映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原则，按此原则考察美学现象和文艺现象，以便从中探寻其客观存在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美学上的客观真理。他强调要“从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定性来研究美”，“以客观存在的美来说明美感”。这个基本思路贯穿于他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以及一系列的美学范畴。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主义是一切学科的科学性的根本保证的指导思想，认为只有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美学的科学性，使美学成为真正科学的美学。从《新艺术论》和《新美学》、《〈新美学〉改写本》等专著的头一篇章开宗明义就讲美学方法论，明确宣示唯物主义应作为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指导原则，并批判了各种单纯立足于主观经验的美学流派。

把哲学上的物质存在与主观意识的关系这一最基本问题上的大是大非

引入美学研究，加以强调和具体发挥，构成蔡仪美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一场美学大争论，蔡仪的观点几乎成了讨论的中心；讨论似乎成了美学领域中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大辩论，蔡仪从40年代的《新艺术论》、《新美学》开始把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引入美学和文艺领域，使当时的中国美学学坛产生震动；到了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达到美学论坛上引起普遍关注的大是大非问题。直到80年代以后的晚年的一系列的论著（包括《〈新美学〉改写本》）和讲演，都在着力贯穿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人们不能不得到这么一个印象：蔡仪美学首先并且非常努力地弘扬哲学基本问题，不仅是它作为一个美学派的显著特点，而且由于他的强烈影响，这也构成20世纪中国美学学坛上关注哲学基本问题的一大特点。各种美学学派，不管其本身的特点如何，也不管其学者们是否甘心情愿，都难免要触及这个哲学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应当说，从美学发展来看，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且撇开具体学术问题上的是非不谈，单就这个大是大非上看，不能不承认蔡仪美学是具有历史功绩的。他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①

哲学崇尚思考，崇尚穷根究底、统观全局。而唯物主义哲学则要求从概括度最高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看待问题。也许正因如此，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的蔡仪美学所具有的另外两个特征就不难理解了。

一个特征是：体系谨严。20世纪40年代写作出版的《新艺术论》就是一部体系谨严的著作。这在当时国内大后方学坛的同类著作中便相当显著。其后于1944年定稿的《新美学》可算是《新艺术论》的进一步扩大，扩大到整个美学领域。其中包括方法论、对一系列美学家的批判、各个美学范畴和各个艺术种类的阐释。对每个概念都有作者赋予的含义以及作者阐释的逻辑关系。虽然作者后来认为这部著作限于条件，有粗糙及错误之处，但这部体系严谨的美学论著当时已卓尔不群。为了追求理论系统的更加完善，晚年的他还奋力写出了《〈新美学〉改写本》，在理论深度上、新材料的引用上又大有加强。单从这些主要著作来看，我绝不认为这是他贪大求

^① 参阅钱竞《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载王善忠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全，而是力求理论在逻辑上能够尽量做到正确圆满。他对于不符合他的理论逻辑的概念十分敏感。有个例子可见一斑：他坚决拒绝在美学界习见的一个概念“审美”。他认为正确的概念应当是“美感”，因为后者才能清楚地表明欣赏者的主观感受的第二性、派生性，而避免了使第一性的“美”在被“审”中主观化，避免了“美”是“审”的结果的误解。

另一个特征是：独特性。尽管是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主导思想贯穿全盘，但人们千万不能因此误认为蔡仪美学理论是搬用现成结论的一般化的。蔡仪美学从诞生以来就以其独特而使人印象深刻。从《新美学》问世之日起，它关于“美”及系列的具体美的观点、定义等，都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看到它显然不同于许多其他的美学学派，上面谈到的对“美感”和“审美”的严格的区分和取舍，也是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对“美的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阐释。“美的观念”作为一个术语在西方美学史上固然已经有过，但是在唯心主义指导下运用的。蔡仪的“美的观念”则是严格摆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阐释的，属于他的美感论的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阐释使他的美感论富有说服力，也显出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美感论的特点。

我的印象：蔡仪美学观点即使归之为所谓“自然派”（与“社会派”相对而言）之中，无论国内外，都难以找到雷同者。例如：“自然派”代表苏联学者格·尼·波斯彼洛夫坚持认为美在于客观事物，人的美感是一种主观反映，不同意“社会派”的“自然人化”。这一点与蔡仪惊人地相似（虽然他的著作晚了二十多年）；但蔡仪许多观点又与他不同，关于“美”的定义、美感及美感形式、“美的观念”，等等，都是蔡仪所独有而与其他“自然派”不相同的。

蔡仪美学的上述特征表明，他力求全面地解释美学现象；而他阐明自己观点的执著精神也表明在追求美学的客观真理上的彻底性。人们无论是否完全赞同他的理论，都会对其独立探究、大胆创造的学术品质，追求真理的彻底精神产生深刻的印象而肃然起敬。

同样值得敬佩的是，蔡仪对待科学真理的谦虚态度。他常说，他的美学理论只是美学探讨中的一种假说；对于真正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批评他

是欢迎的。我觉得这表明他的谦虚态度不仅是由于一般待人接物上的个人品德修养，而且是基于对科学真理探求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的清醒认识。科学史告诉我们，在科学真理探求的漫长过程中，人们作为认识主体，由于认识对象的无限的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还由于个人认识条件和实践经验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足够的经验事实进行论证，一蹴而就地得到充分可信的科学定理、科学规律，做出定论；因此必须着重依靠思维的力量，利用暂时有限的经验事实材料而形成某种科学假说，以此推动科学探求的有效的开展；科学假说无论后来是否能够被证实，其在科学探求中的推动作用都是必不可缺的。所以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① 在这里恩格斯批评了某些自然科学家忽视思维在科学探讨中的作用，把科学假说看作推动科学发展的一种思维的力量。这里虽然直接针对的是自然科学，但对于未含太多社会偏见的综合性学科也是适用的，因而对于美学也大致是适用的。美学现象晦明万状、奥秘难测，其繁杂的程度绝不亚于其他学科的对象。人们沿着认识上升的螺旋形圆圈线步行，徘徊着，观望着，试探着，努力攀登着。这中间，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各种见解纷呈并交锋，在漫长曲折的辩证地发展的认识过程中，都是正常情况。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世界观、方法论与具体复杂的学术道理并不能简单地相等同；即使大家都立足于唯物主义，也并不能保证学术观点的一致，甚至于对唯物主义方法论本身也可能会有歧见。然而，多种学术见解，只要不是蓄意投机的瞎说，都可能具有科学假说的功能，也就是说，都不失为一种思维的力量，可以在科学探索中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

蔡仪经过精心铸造的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美学理论，当然已经达到了科学假说的水平，已经是美学探讨中的一支强大的思维力量。他在主观态度上的谦虚是有根据的，同时在客观上也是值得自豪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以共同探求真理的博大胸怀和唯物辩证法的明辨眼光来看待一切，理应超越狭隘的学派门户之见，从而认识到，蔡仪的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学理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可以而且应该为各派学人所共同承认与共同尊重：赞同者可以慎重地认为他的学说不一定已经是十分完善和准确的定论（正如蔡仪本人谦虚地认为的那样）；而持保留商榷意见者乃至强烈反对意见者也不妨承认它是一支美学探讨中颇具推动性的思维力量，加以参照和反思。因而，各派都可以认同这一美学思想体系在美学探讨中的价值，共同承认它是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一宗可贵的学术遗产。

总之，蔡仪的精神表率作用和学术理论遗产的价值是很显著的。他无愧于自己所处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时代——震古烁今的中国 20 世纪。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战士的斗争精神，大胆创造的学术品质和孜孜不倦、老骥伏枥的坚强意志，使人鼓舞、振奋和启迪。这些，都不会随着 20 世纪结束而消逝，而将在后世永远受到尊重。